

青溪舊屋文集

青溪舊屋文集卷四

儀徵劉文淇

項羽都江都考

前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

毛本荆下衍州字非也荆謂劉賈國

非州

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

更名廣陵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據志則江都郡乃

景帝所立其以江都名郡者以郡有江都縣也顧廣陵之

名已見于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此人所共知

而江都之名景帝以前未之前聞今按史記秦楚之際月

表知江都之名項羽時已有此縣

太平寰宇記謂漢景帝

立江都遂因國以立縣

也非月表分二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

言項羽事第二格言諸侯尊懷王爲義帝西楚伯項王籍

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爲

西楚霸王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地史記高祖本紀義帝元年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以下紀十八王所分之地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項羽亦于是月出關使人徙義帝于長沙郴縣是義帝之徙郴縣亦在四月也項羽本紀亦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而月表第二格言項羽都彭城第三格言都江都者江都乃項羽初都之地也懷王初都盱台後徙盱台之彭城項羽于義帝元年正月猶在關中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是時雖有都彭城之意而懷王尙在彭城故先以江都爲都羽本紀云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長沙郴縣是羽于四月始都彭城且懷王未徙郴縣之先彭城方爲懷王所都羽豈能與懷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顯然

可見者故知江都爲項羽初都之地也羽雖未至江都然先議所都之地實在江都太史公于羽本紀直言都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紀其實月表兼載都江都所以存其名此月表紀項羽事所以獨立二格一載都彭城一載都江都也此正史公體例之精若所都之地無先後之分則月表不必立二格矣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紀項羽事第立一格言都彭城從其略也必知廣陵江都爲項王所分之地者史記羽本紀謂羽王梁楚地漢書高祖本紀五年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張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呂北至穀城皆呂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從之羽死漢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

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
下士卒常呂少擊衆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梁
王都定陶是以羽之楚地分信羽之梁地分越也高祖本
紀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執之上還至洛陽赦韓
信春正月韓王信等奏請呂故東陽郡治廣陵說見後鄣郡吳郡
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呂錡郡辭郡郟郡三十六縣立
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楚王交傳高祖六年旣廢楚王信分
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是又分韓信所封之
楚爲二國而呂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會稽郡爲荆國也黥布
傳布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高祖本紀十二
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曰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後朕
欲復立吳王乃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立濞爲吳王
王三郡五十三城所謂三郡五十三城者卽賈所封故東

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江都易王非傳初立爲汝南
王吳楚反時非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子
建有罪自殺地入于漢爲廣陵郡廣陵厲王胥傳武帝元
狩六年立爲廣陵王前漢地理志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
廣陵厲王胥皆都此由易王厲王而上溯之吳王濞所封
之地因荆王賈賈因楚王信信因項羽有明徵矣灌嬰傳
齊地已定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于魯北破之前至下相
呂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
兵屯廣陵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
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之則廣陵爲項羽地尤爲
確證或問曰廣陵爲項羽地信已第前志云高帝六年屬
荆不知未屬荆之前廣陵江都二縣究屬何郡曰是則水
經注言之矣水經注淮水篇云淮陰縣有中瀆水首受江
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下云楚漢之間爲東陽郡

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然則廣陵江都二縣楚漢

之閒屬東陽郡

太平寰宇記謂揚州在楚爲九漢書地理

志雖無東陽郡而高祖紀云呂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

賈爲荊王是楚漢之閒有東陽郡矣文穎注東陽今下邳

文穎後漢時人按後漢書郡國志下邳國武帝置爲臨淮

郡是後漢之下邳郡卽前漢之臨淮郡亦卽楚漢之閒東

陽郡也前志臨淮郡有東陽縣焦氏里堂謂東陽郡自治

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

治東陽其論甚覈而項羽之都江都自來方志諸書皆未

之及幸賴月表有此一語余故廣引史漢諸書證成其說

似足以爲江都最先之故實矣又按史記貨殖列傳云夫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

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項羽本紀

云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注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卽據貨殖傳而言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而東海吳廣陵諸郡亦羽所分之地唐人之詠廣陵者每以西楚稱之司空曙送鄭況往淮南詩云西楚見南關韓翃送友之揚州詩云綠樹叢垓下青蕪濶楚西詠揚州而專及羽事又嘉靖志載隋彭城閣引大業雜記注云舊爲彭城鄉煬帝因地以名閣揚州而有彭城鄉是皆因江都爲項羽地故有西楚彭城之稱也

附跋

阮元

劉孟瞻明經文淇作項羽都江都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第三格知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江都然則項羽曾以江都爲都是秦楚之閒早有江都之名非始於

景帝矣此說甚爲新異可喜及檢新揚州府志沿革建
置門有雙注云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有項羽都彭城一
本又云都江都考諸書無羽都江都之事殆傳刻誤此
蓋嘉慶年間修志者見有無江都之本而致疑也明人程正
揆所刻張守節正義本月表脫去都江都三字余檢至此亦爲之疑因思余家
文選樓有舊本史記檢之則是元中統二年連索隱之
板明明有都江都一事爲之大快然則府志所云有江
都者古人之遺無者爲妄人削去也元中統與宋理宗
時相值則與宋板無異相字缺筆世所習也此書古色古香恐勝
於今單行索隱之處尙多俟再校之因復思古人如項
羽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爲霸王都江
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氏爲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
縣縣欲絕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

識別而出而又得此霉爛蠹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爲之確證所以古本之可貴如此

駁全謝山九郡荅問

經史荅問謂項羽自據梁楚地九郡九郡從無數之者據班志數秦置三十六郡之目秦于楚地置十郡則項王所得楚地凡六郡曰漢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郡以封共敖曰長沙以爲義帝都而項王所得曰東海曰泗水曰薛曰會稽曰南陽曰黔中是也秦于梁地置三郡則項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東以封魏豹而項王所得曰東郡曰碭是也全氏謂秦于楚地置十郡以南陽爲楚地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修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據徐廣所說荊州之南陽郡乃韓地而

非楚地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此南

陽郡自是秦所得韓地元和郡縣志鄧州云禹貢豫州之

域周爲申國戰國時屬韓蘇秦說韓惠王曰韓西有宜陽

東有穰洧是也

漢志南陽郡有穰縣有新野縣元和郡縣志洧水西去新野縣二百步昭襄

王取韓地置南陽郡以在中國之南而有陽地故曰南陽

三十六郡南陽居其一焉漢書地理志云韓分晉得南陽

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郊則南

陽郡爲韓地無疑全氏以爲楚地誤矣秦之黔中郡爲漢

之武陵郡山深水急蠻戎所居實惡地也項羽必不以自

封且全氏謂秦于楚地置十郡按漢書地理志云楚地翼

軫之分陲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

汝南郡皆楚分也長沙南郡漢中三郡爲秦置汝南江夏

桂陽武陵四郡爲高帝置零陵一郡爲武帝置全氏謂秦

于楚地置十郡而又以漢所置之五郡充其數其說非也
項羽所封之梁地舊爲宋衛兩國之地漢書地理志云宋
地房心之分埜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昌皆宋分也後爲齊楚越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
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地理志又云衛地營
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
歌皆衛分也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
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于野王若夫魏所封之
地則地理志云魏地背觶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呂東
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
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僞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皆魏分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
一號爲梁按魏惠王徙都大梁之後河東地漸入于秦漢

書魏豹傳其兄魏咎陳勝立咎爲魏王章邯擊魏王于臨
濟咎自殺豹後徇魏地下二十餘城立爲魏王豹引精兵
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廼徙豹于河東都平陽
爲西魏王則羽所欲據之梁地不指河東若以魏初封之
地言之則魏所得之地亦不僅河東全氏謂秦于梁地置
三郡曰河東曰東郡曰碭者其說亦未詳審全氏謂九郡
之中有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東郡碭尙少一郡欲
以史記楚郡足之故其說云史記秦初滅楚置楚郡次年
置會稽郡而班志于楚郡不書乃知其有漏也蓋秦之先
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漢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陽南陽非楚地辨
見在未滅時及滅楚但置楚郡所統甚大次年乃盡定百
越而置會稽然楚郡所統過廣故分而爲九江爲長沙爲
東海爲泗水爲薛而楚郡但統淮陽一帶班志失之則九

郡之數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適得九郡之目按史記楚世家云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裴駟集解引孫檢說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據孫檢所說則楚郡當作秦郡王翦傳大破荊軍荊兵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亦不言爲楚郡也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皆言荊而不言楚金氏榜禮箋云史記正義云秦號楚爲荊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荊也楚世家所謂滅楚名者如此秦諱楚滅去楚名其不更取楚名郡審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

爲三郡據此則楚郡乃三郡之譌按金氏謂孫檢說以楚地爲三郡雖不知據何本然謂滅去楚名必不更取楚名郡其說甚覈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引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是漢人已有此說王翦傳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是徐廣之注史記亦有此說不始于張守節正義通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胡三省注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按胡氏謂滅楚之時暫置楚郡亦屬臆說其以九江鄣會稽三郡爲楚地不誤始皇本紀謂項燕反秦于淮南王翦遂定荊江南地九江淮南地鄣會稽江南地也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是會稽郡之地亦楚地也全氏謂會稽不在

楚郡之內其說亦誤全氏既以九郡之內有楚郡而又不
能實指其地因謂楚郡但統淮陽一帶按元和郡縣志陳
州秦滅楚屬潁川郡漢高帝分潁川置淮陽國則是淮陽
一帶乃秦之潁川郡也秦既諱楚必不置楚郡余既考定
項羽九郡檢經史荅問覺全氏九郡之說有所未安因復
爲詳辨之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道
光壬午還寶應癸未遷儀徵丙戌又由儀徵遷揚九年之
間凡四遷此江淮泛宅圖所爲作也圖成卽屬余序余諾
之而未果作壬辰冬楚楨復攜家歸寶應而獨來郡城舍
館他氏屢責前諾余不可無以應之也余弱冠後與里中
辭子韵涇縣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丹徒柳賓叔泛

覽經史楚楨因余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爲友朋之極樂未幾而季懷子韵先後奄沒仲虞孟開賓叔又各反里門惟楚楨嘗客郡城中間移家與余鄰者且七年朝夕相見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嘗與余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語余占左傳以論語皇疏多涉清玄邢疏更鄙陋無足觀而何氏集解亦採擇未備左傳賈服舊說爲杜氏所乾沒者不少唐人又阿杜注而攻賈服皆爲鮮當因各爲二書疏證蓋爲是約十餘年而未有成書過從時嘗以是爲歎顧楚楨奔走長途浮家南北又身羸多疾其作輟也有故余自嘉慶庚辰一遊京師卽杜門不出無僕僕道途之勞身又彊健而亦無所成就且楚楨編輯論語之餘已成寶應圖經漢石例各若干卷博而有要好古者已傳抄其書余則左傳之外別無事事猶時作時輟此則重余荒落之

懼者也楚楨既誣諉作序余因述曩時之約如此雖非圖中之意其亦楚楨意所欲言而感歎不能自己者歟

梅蘊生載碑圖序

唐肅宗至德元載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治廣陵江淮租賦所出多名珍異產而椎鹽之事亦兼隸焉

陳少游爲節度請本道鹽價每斗增百錢王播爲節度攜鹽鐵印赴鎮

增財賦之雄甲于

天下其辟入幕府者類多英俊奇特之士而寓公過客亦莫不爭先禮致其所請作碑版文字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雖一時風尚使然亦足見當時物力之饒與人情之寬綽也代宗時陳少游爲淮南節度使其人至不足道其時田君伋爲討擊副使蓋幕府之重職身沒之後同寮兵曹參軍桑叔文爲之志墓騎曹參軍儲彥琛書石田君於史無所表見桑儲二君在當時亦無知名經今千餘年碑始出

土而吾友梅君蘊生載之以歸至是人間始有拓本一時名公碩彥爭爲詩歌以志其迹蓋人重二君之詞翰因並重田君之爲人而流連歎慕如此古人圖不朽之名必求文字以紀之金石以永之者良有以也今鹽法敝壞久矣前此當事者歸咎于用之不節裁減浮費四方游士固已裹足不前近則益見支絀司事者日救過不暇給昔所謂脂膏之地者今則望望然去之而不敢嘗鼎士之生斯土窮困而無所告也亦其宜矣蘊生文藻優於桑儲閉戶蕭然發言莫賞比出斯圖屬題率筆書之亦冀後來者有感於斯文也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前歲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歲除之名始于此其夕卽謂之除夕六朝以前除夕見于題

詠者甚鮮間有一二作者如宋張望有蜡除詩梁庾肩吾
隋薛道衡均有歲盡應令應教詩然皆不名爲守歲守歲
之名始于唐太宗徐堅初學記載其二詩其一詩云共歡
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又一詩云對此飲終宴傾壺待曙光
則亦如今之俗達旦不寐矣其後蘇東坡又因守歲廣爲
饋歲別歲詩三首以寄子由時東坡官于岐下歲暮思歸
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寓慨其饋歲詩云亦欲舉鄉風
獨唱無人和感子由不在側也道光癸卯冬十二月余與
楊季子暨王君西御句生昆仲于役袁浦回里時恰值除
夕泊舟寶應之汜水鎮西御作詩並命其子瑟雲繪圖紀
事夫西御之詞亞於玉局句生之學不後穎濱矧疇昔之
會無兄弟離別之苦有友朋相聚之樂視東坡酸鼻獨吟
者其境固不同矣昔晉嵇含有娛蜡賦其序云大蜡之夕

雖天下同有攜金蘭以齊馨利貴得意以遣榮勢孰我尙
哉竊謂此役方之嵇生可以無愧宜西御以此自豪也西
御作此詩卽屬余序之余諾之未果作戊申十月同人又
有袁浦之役舟次邵伯者三日西御續作一詩來責前諾
余以傭書少暇未能應命歲暮歸來稍得餘暇薄田數畝
已納官糧館穀所餘聊資卒歲旣無租吏之催何必謬臺
之避惟茲宿諾久未能償又逼歲除皇然負疚吮墨伸紙
拉雜書之以呈西御正當柏酒初開之時辛盤乍薦之候
西御覽此當滿飲一巨觥也

送李方赤太守序

道光十有八年夏四月辛亥坐補常州府知府諸城李公
權守揚州至秋七月戊申公卸事去莅任才百有二十日
而下車之始卽值郡試凡三十日而竣事公乃大署其門

曰凡生童來謁者門吏隨時通報毋少稽留以故懷藝求
見者踵相接公優加禮待談藝之餘訪問地方利病有當
興革者立見施行其爲民謀也如謀其家事其誘掖董率
也如慈父母嚴師保之教誨其子弟慈祥而齊邀父老讀
公告教之文歎爲數十年所未見向之市豪爲民害者累
足屏息惟恐公之廉知卽其甚黠者亦匿迹鄉曲不敢顯
然犯公之禁令甫及一月頌聲四起而公顧歉然不自足
曰凡吾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甚多卽吾所已爲而爲之未
慊吾意者亦甚多吾方自愧不暇而又何頌焉嗚乎古稱
循良之吏其所設施者必相其緩急次第以布之舉凡重
農桑興學校懲奢侈禁游惰緝盜賊清獄訟其施之也有
本其爲之也有漸類非旦夕所可奏功以公深於經術達
於治體令得久於其任凡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皆得有所

展布而不難靳至於古之人宜乎公今日歉然有所不自足也然而民已謳思不能忘非公至誠有以感人烏能深入人心而使人戀戀若是先是代者未至民宣言曰公實授揚州矣或曉之以坐補者必俟原缺則又曰新太守至公留揚幫辦矣愚民無知識好爲議論率多可笑然而揚人愛公之意不可謂不厚矣古之郡守有實惠及民民不忍其去於其受代也詣闕乞留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憚千里相率而至上之人亦每從其所請後世人心不古或有涉於詐僞者茲制遂革今觀揚人愛公之切令古制得行其有不褰裳而思借寇者哉雖然公之所以曉吾民者諄切詳盡民卽不能留公果能奉公教令以善其身則無異公之常在揚也文淇辱公之知於公之行也不敢爲華辭謹述揚人戀公之忱與公之嘉惠揚人而歉然不自足

者庶幾有當於公意也夫

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楔飲之事由來尙矣劉楨魯都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除國子水嬉此秋楔也而春楔爲盛禮傳云仲春之時於水上翫潔此春楔也而上巳之楔爲尤盛續齊諧記載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摯虞對以平原徐肇生女不育固爲不經束皙對以周公飲洛羽觴隨波秦昭置酒金人捧劔其事於他書未之見恐亦皙之飾說按風俗通義云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疾病楔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云三月桃花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被除不祥齊書禮儀志云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竊謂韓詩及風俗通所言被除之義傳

之自古而齊志所謂祈年亦有合於古者爲民請命之意
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
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謂順祝順豐年也瑞
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祝有六而爲民祈年者居其二蓋古
者劭農重穀如此故於上巳之時除其災惡而迎其嘉祥
後人不察以上巳爲遊豫之令節抑亦務末而不尋其本
也道光己亥三月四日太守李月汀先生以公事來揚州
其弟子趙子新沐王仰賢家模姚惠伯志僑黃靜川瀉錢
備卿文份郭星白庚吉李楚珍珩方肖圃鼎銑請公遊桃
花庵爲展上巳之會公去歲權守揚州前後僅六月政教
肅清民懷其惠公眷念揚人於坐間詢問民生疾苦甚至
揚州當鹽筴彫敝之後辛壬之歲繼以水災困苦極矣幸
頻年豐稔小民稍得贍其家室故望歲甚殷與疇昔富贍

之時以稼穡爲末務者其情迥異時方一月不雨耳民已
竊竊憂之公詢知其情方愀然不樂是日氣候驟煖岸上
行者解衣盤礴至午未之交雷雨大作宣陽導滯二麥昭
蘇卽謂公之斯遊有以逆時雨順豐年也可同人旣作詩
以詠歌其事而文淇遂爲之序

青溪舊屋文集卷五

儀徵劉文淇

今文尚書論文序

高郵孫寶田先生著今文尚書論文二卷其從曾孫研芝明經復輯國朝諸儒考證名物者附注於後而屬文淇爲之序昔劉知幾謂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代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然今文二十八篇辭多古奧猝難尋繹朱子已嘗苦其難讀先生挈其綱領通其脈絡又萃先儒之評尚書者分繫各條之後初學得此熟復之則難讀者易讀矣或謂唐虞三代之書不可以後世文法論之然楊子法言謂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卽論文之權輿也推而上之如尚書大傳所引孔子之說謂書有七觀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

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
甫刑可以觀誠亦惡得謂非評隲之辭歟先生之考比部
君著有檀弓論文已列 四庫全書存目中今先生著此
書以繼承先志又得研芝博引經說以附益之可謂論文
而兼詁經之體矣其但論今文而不論古文者先生曩著
古文尚書證疑四卷極辨古文尚書之僞故不論也

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

朱君芷汀道過邗江出所著夏小正正義見示徵引極博
折衷至當其中最精確者如謂經傳之分不自傅崧卿始
引康成月令注陸璣詩疏以證之農緯厥耒謂緯不訓耒
當從說文作耒祭耒用耒從說文齊民要術不從金仁山
灌鬯之說南門正傳大正所取法從洪氏震煊之說而不
從惠氏孔氏之臆說優之興五日翕望乃復引淮南說林

訓以證三十日而伏又引詩一之日二之日以况經之五日卽十五日不言十五日避不成文初昏織女正東向引堯典宵中星虛證夏時星象與堯典時合从戴氏而不从孔氏雀入于海爲蜃引說文蛤千歲雀所化以證傳非常入之義十月南門見引開元占經證再見一正之文相應而駁洪氏非一星之說凡若此者俱實事求是不主故常洵有功於經學也

凌氏叢書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

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仍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
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
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
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
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
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汜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
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
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己舅氏曉樓
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
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蘭又其甚者謂繁露
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
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
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

于舊治想警歎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己者也又以公
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
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
經糜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
狗伏雞搏狸大義無關識小斯在僂疾黨所踊上鑿行咸
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
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
其目舊疏自爲問答茲篇蓋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
舊聞文淇賦質樸味莫測涯涘猥忘譾陋重荷誣謗但乏
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所考見者則
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

非是黜爲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世知孔沖遠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沖遠等所刪定于仲謚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踏駁概謂無跡可尋近人有以舜典呂刑疏中兩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駑鈍年二十始從友人所借得毛氏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

杜注此辭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
光伯語及檢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
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
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
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
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
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輯夷狄
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
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及檢詩關雎序疏文義
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據詩疏知此疏皆光伯
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冲遠筆也約舉二端足見唐人勦
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爲沈文
阿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

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旣云據以爲本原非故襲其說又序以旁攻賈服爲非而疏中攻賈服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旣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儔卽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經述議而言其餘詩書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而或引申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襲爲

已語便似光伯申駁唐人將謂光伯述議在唐人正義後

平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贊後詔改為正義今左傳

疏間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隱元年襄元年十一年二十九年即是義贊

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疏之後而別為

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冲遠之筆與序奉

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勦襲

舊疏斷非冲遠之意而出于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

會要云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

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詳定會要不載詳定年月據孔氏序云至十六年又與前修疏

人覆更詳審知永徽三年詔太尉趙公無忌等穎達本傳云于仲謐

為貞觀十六年刊正四年進之頒于天下以為定式然則冲遠受

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冲遠卒於十

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

宋端拱間孔維表上五經正義云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
眾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十卷是乃未經考詳
失其事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辭引定本二
條書禮各數條毛
詩左傳所定本出于顏師古則疏爲唐人之筆可知近世
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
傳習寔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
定本然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卽如北齊卽茂
千秘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
史又劉焯傳云焯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
前皆有定本詩關雎序故正得失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
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杜注傳
事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
事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皆之云者非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
一本之詞也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禮器匹士太牢而

祭謂之攘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并作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前檀弓并經葛而葬注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旣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驗一也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驗三也師古但定五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梁定本作晉卻

克眇衛孫良夫跋公羊疏云舊本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
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
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
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
本爲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顏之推家訓云
齊侯痲遂疔世間傳本多以痲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
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作疥
若謂師古所定則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
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
夫爲壬夫此與庚午不相類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
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左傳疏作壬夫不云定
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秘書省考
定旣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詁師古輒引晉宋

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定本旣已奉勅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入也舊唐書云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于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免爰箋云有所操戚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七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旣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六卷其餘易尚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正庶冀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詒序

己亥春間觀察黃春谷先生出義府字詒各一帙見示曰
此余族祖白山先生所撰新從 文宗閣錄出者屬爲校
字將以刊行文淇受而讀之其有原書可檢校及灼然知
爲筆誤者謹爲改正不知則闕其閒有兩書俱見者如毛
詩之信信漢官儀之僕射及考工記兩樂謂之銑國語執
而紡於庭之槐彼此俱見當是編纂時偶未及檢又如義
府逋峻條引三國志趙達傳注而無所申釋亦是寫者脫
誤旣無別本可校謹仍其舊不敢妄有改易是書博大精
深所解釋者皆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夫聲音訓詁之
學於今日稱極盛而先生實先發之義府僂僂條下云僂
僂上力主切下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背曲之病莊子作
侂僂字書僂尙當卽一義又左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此

亦以其形名之史記甌窶滿篝甌窶高地亦以其形名之
據莊子侗僂則僂偃僂佻僂句甌窶皆當作此音以語有
倒易字有通借諸書昧其義遂異其音此與王懷祖先生
廣雅疏證枸簠條下說同女陽物而晦時條下云左傳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此本四字成句二
句成韻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乾川見徵條下云漢碑多以
川爲乾坤字無作坤者易坤者順也順諧川聲而川又諧
紉馴諸字疑古坤字作川者假借用之此與王伯申先生
經義述聞同字詁吹字條下云許慎注詮詞也引詩吹求
厥甯愚按詮詞謂自解說其上文語意之詞詩邇駿有聲
以下四句皆發明文王有聲之義注但以邇爲發語詞是
不知說文詮詞之訓此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說同
又如以與而通用引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字一作兮

引淮南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有讀爲又孟子聖人有憂之與上堯獨憂之句相血脉均與伯申先生經傳釋詞同是書別無刻本諸公固所未見然如以上所舉數端皆經生家奉爲圭臬者而具見于先生書中亦足見先生小學之精矣他如魏其武安列傳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謂此語隱隱帶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宮乃衛天子長樂宮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以挑在坐諸人之怒隸釋都鄉正衛彈碑據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正謂正卒衛謂衛士駁方桐山引周禮注街彈室之誤曰足信今而傳後其餘有關於經史者不可枚舉讀者當日得之觀察嘗謂古人文字重聲而不重形故得其聲凡與聲相近之字皆可通假近爲文說發明以聲爲網之義文

淇樞衣之際幸得飫聞其說觀察初亦未見先生之書而先生書中論字有初義之音有次義之音或字本無義以聲取之或借音專而本音遂廢幼眇之論已見萌芽將待觀察而昌明之矣

重刻舊唐書序

代

有唐三百年正史所關最鉅後唐長興中詔修唐書至後晉開運二年方纂成奏上五代會要中但言書付史館而未述刊版之事宋嘉祐五年頒新唐書於天下而舊書遂不甚行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雖皆載其書而不言始刊之歲月是北宋以前之舊槧其有無固無從考證明嘉靖乙未餘姚聞人詮督學南畿念舊書刻本漸少懼其就湮於是徧加尋訪得紀志於吳縣王延喆家得列傳於長洲張汴家其書乃南宋紹興初年越州所刻卷後載

有校勘姓氏舊唐書之流傳於明代者以此爲最古而卷帙尚有闕佚復假應天陳沂長洲王穀祥所藏本彼此補葺始爲完書刻未及半而詮以奉諱去官繼其任者請諸撫按與郡邑各官捐俸倡率凡歷四年而後告成其哀聚與刊布之難悉詳原序特當時聞本所據之書止就殘篇斷簡薈萃而成初非全部故魯魚亥豕之文夏五郭公之句正復不少論者惜其未盡善焉我朝稽古右文度越前代乾隆四年敕武英殿校刻此書間本脫誤之甚者逐條釐訂各附考證於每卷之後及四十七年編定四庫全書特置此書於正史而皮藏於三閣閣本之考證又較殿本加詳惟是閣本但繕寫而未發刻讀者既艱於傳鈔殿本列於二十四史之內坊肆間罕有單行者寒素之家購求匪易而聞版久亡其書尤爲難覓

甘泉岑紹周提舉

建功

嗜學好書尤喜鐫刻古籍其友江

都梅蘊生

植之

勸其重刊此書遂慨然獨任之延江都沈

與九齡

殷時若

煥

凌東笙

鏞

儀徵黃聖臺

春熙

分任校字

之事全書字句悉以

殿本爲主其間有刊刻小譌爲人

所共知者卽隨筆改正外此則不敢妄改至於行款書式

則仿照汲古閣史書蓋毛氏所刻十七史久已風行海內

而唐書有新無舊故特補其所未備也復延甘泉羅茗香

士琳

儀徵劉孟瞻

文淇

及其子伯山

毓崧

句容陳卓人

立

排列各本討論羣籍得校勘記共若干卷凡

殿本

閣

本之與間本異者一一臚列並登載其考證而沈氏新舊

合鈔所辨析者亦附見焉若夫北宋初年太平御覽冊府

元龜等書皆成於歐宋未修以前其引唐史確係劉書所

據實最初之本足以補正間本者不可枚舉皆採而集之

他如通典通鑑唐會要文苑英華以及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攷異之類可以互證參訂此書者亦廣爲尋校加以斷制其體裁義例悉遵 殿本 閣本之成法而推廣引申以竟其緒蓋 殿本之總校爲沈歸愚尚書其自作考證跋語云蒐羅未備挂漏良多 閣本之分校爲邵二雲學士其集中所載提要云參核攷定尚有待耳誠以官修之書人心不齊議論多而成功少每致卒業無期故但能略舉大端開其門徑而已後人若不由一反三因源及委其何以成前賢未遂之志哉今岑氏捐資旣勇任事亦堅能集衆長而成鉅業昔元童時讀文選汲古閣本每慨然慕毛氏之爲人毛氏之名今亦永垂藝苑此毛氏之福也毛氏有此名有此福而明於事者能效之則今岑氏是也揚州有力能刻古籍者甚多而願者究少則以此事亦須有

讀書之性情嗜好與辦事之才識福分談何易哉是書始刊於道光壬寅九月告成於癸卯七月計未及一稊而粲然大備衰年見此洵爲快事故樂得序之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

代

明贈太僕卿郝公祠在揚郡西郊蓮性寺右其祠舊額曰忠節余考郝公在明季時未經贈謚其曰忠節者蓋鄉人私謚而舊志以爲贈謚誤矣 國朝乾隆四十年 詔舉

勝朝殉節之臣核議予謚於是公與鄭公爲虹得謚忠烈當公之守房縣也外援俱絕力盡而死其孤忠大節媲美睢陽自宜褒揚節義以風厲天下顧公死之後幾及一載其長子明龍馳驅數千里控億戎馬之中哀求贈卹又有同里張忠節公爲之左右督師楊嗣昌始爲題請建祠贈蔭而易名之典猶闕如焉然後知我 朝旌表明季殉難

諸臣其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余葺公祠宇因易其舊額而顏之曰郝忠烈公祠旣已爲之記矣其褒忠錄一書乃公子長君所輯後漸零落乾隆乙酉如皋姜君忠基重謀剞劂桂林陳文恭公爲之序而未果竣工至丁未秋公之六世孫梅謀於其友捐貲付梓始克告成郡人李君斗畫舫錄所記之褒忠錄卽此本也其細目詳載畫舫錄中惟袁繼成所作之祭文雷士顓所作之傳畫舫錄皆以爲杜補堂作則李君之疎也今距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而其板又亡失過半存者亦漸漫漶不可識別郡之紳士釀金重刻余旣於記中詳載諸君姓名刻旣成復爲書其緣起而因以歎世之托文字以傳者猶或有時湮沒惟表揚忠節者其文字必不可得而湮沒也於是錄之刻信之矣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代

嘉慶十一年元與伊墨卿太守於縣學節孝祠中議立四碑將江甘兩邑待旌貞孝節烈婦女姓氏鐫諸碑石其時未有請建總坊之例故創爲此舉以冀垂諸久遠十六年修府志時卽據此碑采入志中道光七年武進陽湖兩邑紳士請建總坊得旨允行於是江蘇各屬彙請者次第舉行而江都甘泉兩邑亦於二十二年由學轉詳請建總坊禮部議准奉旨依議旋經樹立總坊於節孝祠前並於祠內設位致祭而旌表姓氏總錄尚屬闕如汪編修廷儒輯爲總錄捐貲付梓茲請假歸省請序於元元惟總坊之立前此所無今奉旨允准直省通行有

以見

聖朝風化之盛卓絕千古故

褒錫之典爲

曠代所未見也錄中首載公牘一卷次列兩邑新旌姓氏凡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分爲四卷建立總坊後又續采

得合例 旌表者一卷以待續請而元所立之題名碑及
府縣志所載未請總坊以前已蒙 旌表者將學冊神主
參互比對各爲一卷其有筆畫訛誤姓氏歧複者詳爲辨
正而事實見於各家詩文集小志者亦間爲采輯以備續
修志乘者有所徵從編修好善之意有足嘉者元故樂得
序之

廣列女傳序

代

桐城劉君孟涂余久聲其名未識其人嘉慶丙子余撫中
州時孟涂來見以詩文就質其詩才高筆健接跡前賢駢
體獨出機杼余甚重之別後遂不相見而時以詩文函寄
後聞其客死亳州亦絕不知其家消息丙午冬其子少涂
繼來謁始知其詩文集四十卷爲其友姚君伯山所刊先
是孟涂以其母夫人吳氏撫孤守節之故輯廣列女傳二

十卷藏諸篋笥尚未付梓孟涂卒時少涂甫三齡病且殆
孟涂之喪適歸其配倪孺人大慟曰吾夫旣客死於外而
子之病又甚危篤吾夫殆無後矣卽自剄不殊至人定後
卒自經死去孟涂之卒才百日今少涂幸得成立年甫踰
冠卽橐筆走京師節省館穀刻成此書以成父志以彰其
君母之烈可謂偉然佳子弟矣孟涂此書之例斷至明止
余謂二母之節烈不可沒也少涂當輯二母事實卽以祖
母殿諸節婦之後以君母殿諸烈婦之後誰曰不宜孟涂
尚有未刻書八種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二卷中庸本
義三卷孟子拾遺二卷續集六卷外集六卷別集六卷詞
一卷共二十九卷皆少涂所搜輯錄有清本爲著其目於
此

魏延昌地形志序代

魏收所撰魏書地形志二卷簡略太甚其敘州郡不述太和全盛之規轉錄武定分裂之制識者病之平定張君杉著有延昌地形志一書其大旨謂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於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叛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貢諛高齊自來志書無此荒謬乃博采旁稽重事釐訂凡古書及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西北陂唐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并考其興廢及見今情形冀後來者有所取法收志譌字甚多以酈氏水經注及各地志訂其譌脫有總圖有各州郡圖載每卷之首余略爲緝閱洵爲實事求是之書其中尤精確者如并州上黨郡之石井關收志沿班志上黨郡有天井關之文不知漢上黨郡南逾陽阿魏上黨境南不過元氏乃改繫之建興郡高都下并州平陽郡之禽昌縣云卽漢晉之北屈不知

漢晉北屈縣在今吉州東北魏禽昌縣在今平陽東洪洞
東南相距絕遠斷非一地並推詳其致誤之由永安郡平
寇縣有雞頭山神祠謂卽今忻州繫舟山之支阜繫舟雞
頭聲轉最近浮陽郡章武縣有大家姑祠或云麻姑神據
寰宇記清池縣有麻姑城而水經濁漳水注清河又東北
逕紆姑邑南俗謂之新城俗說麻姑蓋卽由傅會紆姑之
名而起紆麻義相通又此書雖爲魏志而作兼爲讀水經
注者示其表畷故凡與酈注相涉者每不憚詞費然亦不
意存左袒如太倉翟泉則從伽藍記而不從酈氏之說至
於戴氏所校之本未免意爲刪改如收志濕沃縣有后父
城卽漯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
志而改右爲左凡若此者亦一一辨正之其繫以延昌者
據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

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之後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故斷自延昌也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館中供事於永樂大典中抄得古洛陽圖數紙內有後魏洛陽宮城圖金墉城圖所載宮殿樓觀甚詳並有李彪崔林長孫稚鄭道昭諸宅其圖非後人所能臆造試取觀之倘亦有所裨助焉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

代

余家久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志二部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張木青學士薰所贈之書嘉慶間曾經進呈內府又錄兩副本一藏家中文選樓一藏焦山書藏以待有志者刊之良以二書有關於京口之掌故甚鉅也京口自東晉以來屹爲重鎮流民僑郡分併改隸都督開府參佐從

事寄治版授建置紛煩以及宋之差遣元之掾屬讀史者
憚於鉤稽往往沿訛襲謬今詳觀宋志於六朝僑寄郡縣
縷析條分於節度觀察等官罷復紀之甚詳其刺守歷任
年月於紀傳所不載者皆稽考得其次序是故一人之傳
必參酌羣書而後定如刺史韋損傳以唐地理志練塘碑
及李華復練塘頌序招隱大律師碑參定都知兵馬使張
子良等傳以新舊唐書李錡傳舊唐書憲宗紀通鑑太平
廣記參定此例爲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至於元至順志
本承宋志而作然絕不勦襲其書宋志於刺守宰貳等官
載至嘉定九年止而元志卽從嘉定十年起其例尤爲可
法土產門引說文廣雅字林方言等書亦地志中所僅見
又二書於晉宋以來士大夫居宅墳墓皆詳其坊巷鄉都
所在其作銘作記之人亦莫不羅列雖遺跡久湮而按籍

考之猶可得其彷彿後人性好簡略鮮有及此之詳明者其餘精當處亦不勝僂指二書洵海內之秘笈也乃問之鎮江人無肯槩之者余於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中已慨乎言之去冬丹徒包景維

良丞

介吳陶伯孝廉

文錦

來謁余談次及之景維因言及其考中憲知有是書欲刻

未果今願刊布以成先志余因出家中選樓本並發焦山

書藏本

校後仍還焦山

再加緝閱選樓本為歸安嚴久能

元照所

校焦山本為烏程張秋水

鑑

所校又丹徒戴桐孫

守梧亦

有籤記其中精確者致多然猶引其端未竟其緒復屬門

下士劉孟瞻

文淇

暨其子伯山

毓松

詳考全書體例及所

徵引各書正其譌誤作為校勘記四卷附刻於後二書俱

不著撰人姓名書錄解題有盧憲鎮江志宋志中稱憲者

四條因共定嘉定志為盧憲所作而至順志則不知出於

誰手適丹徒柳賓叔孝廉

興恩

以書來告謂檢鎮江府志

成化舊序知至順志爲俞希魯所作余按俞氏乃元末遺老爲金華宋濂所推若非詳撰此志烏知俞氏之學精密若是則刻書洵有功於古人也是書初刻時不知書中載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後知包氏爲丹徒舊族宋元二志人物門俱以漢大鴻臚包咸爲首厥後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於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資橋記亦言丹徒包氏不墜先業中憲名祥麟字厚村捐賑施藥頗多善舉實爲鴻臚之後雖此書朽蠹而班班可考然則是書之刻於包氏固天理當而人心安也刻既成余故樂爲序之以爲刻古書者勸

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校刻古書難矣而展轉傳抄之書則校刻尤難是故宋元

槧本及影宋抄本皆可據原書付梓間有訛誤著於別錄而不必改易舊文至於傳抄之書脫文錯簡往往而是若不刊謬正訛則其書幾不可讀亦憾事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悉經刪衍補脫京口耆舊傳陳升之許暘米友仁邵節譚知柔李珣等傳案語或引嘉定鎮江志或引至順鎮江志疑二書亦從大典中錄出館臣曾見是書而未經編定故有宋志斷爛而以元志補之者有元志淆譌而以宋志彙入者有子注而誤爲正文者有子目而混爲總類者選樓校本及焦山校本已詳言其誤今因包君景維刊刻是書相國阮公命文淇及子毓崧重加校正並諭以不必以犖經室提要在前有所牽就總期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爰取二書反覆詳校其有彼此互有前後倒置者悉加釐正而仍載原文於校勘記

並述其所以改易之故至嘉定續志咸淳志永樂志之彙
入二書者則另入附錄之中而不加刪削俾後人得以考
見昔宋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其體例大約有三實屬
承訛在所當改別有依據不可妄改義可兩存不必遽改
茲編所校略仿其例其有以一條而彙舉各條者亦彭氏
之例也惟是學識譾陋疎謬猶多尚望博雅君子匡其不
逮焉

揚州水道記後序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升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余與
吳君熙載至權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
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
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干
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

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閒居多暇乃發篋檢舊稿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脫稿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八卷凡入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運河綿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以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粵稽吳子溝通江淮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泊唐高宗以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入

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
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
太倉是裴耀卿劉晏始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真揚楚泗置
轉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
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盱
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前去
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
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
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謂由泗州假
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候潮乃開閘是
宋人于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與黃河絕遠故江
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江伯陳瑄始改運道
隄管家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

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仿宋洪澤牐制於河口建新莊閘並福興清江移風板閘爲五閘互相啟閉運河止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官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卽築塞五牐鑰匙掌于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之法而必嚴其啟閉之制者蓋深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做唐宋轉般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並記與客問荅之語以爲後

序

青溪舊屋文集卷五